

評審獎

## 鍾愛一生查某囡

江陵

「六年七班邱嘉綺，六年七班邱嘉綺，聽到廣播後，請盡速到輔導室。」第四節課結束之前，主任的聲音在國父遺像旁響起。

質因數分解被迫中止，數學老師停下粉筆，直到好幾道視線朝她投來，邱嘉綺才不情願地確定叫的不是三年級的那個邱家琪。她若無其事地裝作只是去拿家長外送，其實班上只有一個人沒訂團膳，邱嘉綺當然也是在每個中午排著隊，等著值日生在乾巴巴的白飯上澆一匙油晃晃的滷肉。

上課時被叫出去是一種特權，象徵你比上課更重要，廣播隊、國語文競賽、頒獎預演、直笛團合唱團體操隊，哪項都和邱嘉綺無關。她假裝自己也有了特權，她一直想從教室外面看看在上課的六年七班——可惜偏偏是今天。

明明故意走得很輕了，過門時膝蓋仍生不逢時地磕了一下，碰的好大聲，連班上最乖巧的女生都轉頭來看。好幾個人竊笑，像某種擾人的蚊蟲，邱嘉綺很想像平常一樣插腰，尖聲嗆上兩句恁祖媽——坐第一排的小個子沒轉頭，他筆挺的襯衫領上總嵌著又黑又亮的腦袋瓜子，邱嘉綺仔細一看，座位空蕩蕩的，才想到他已經請假好多天。

嗡嗡聲如影隨形，邱嘉綺索性沿著低年級的教室跑起來。清明節過完已經很熱，磨石子地被陽光烤得又焦又脆，低年級只有半天，挪動課桌椅的聲響煮滾般鼓譟，她瞥見教室裡的路隊長拿著路隊旗，偷偷頂著小隊員的後腦勺。

輔導室門前，阿水提著水果禮盒踱步，看到邱嘉綺喘吁吁的一瘸一拐，登時不耐煩：「妳真正大塊獸，走即呢遲。」

「啊就撞到啊——」邱嘉綺委屈地揉著膝蓋，心想如果不要撞到就好了。如果都沒發生就好了。

邱嘉綺其實不算很胖，上次健康檢查，比她重的還有阿嬤在市場賣炸雞的憨吉，四班那個梳雙馬尾的做作女肯定也比她胖，只是忘記是從哪一天開始，課本上只要出現食物，總有人會轉過頭來對她呵呵笑，她不服氣，學期初填新運動服尺寸時她明明沒選XL。

「跨三小啦！機掰咧！」她鼓起腮幫子，瞪著那隻乾癟癟的瘦皮猴。

「老師，邱嘉綺說髒話。」瘦皮猴義正詞嚴的竄起手彙報，周圍的同學連忙附和。

「邱嘉綺，去後面站到下課。」

可能是因為她沒有認分當個胖子，那天班導面色鐵青的講完電話後走進教室，把幾個同學叫出去，彼時她尚不知道的罪名正在發生，只隔著窗看到那幾個人在飲水機旁點頭如搗蒜，表示他們都有看到。

高年級後，輔導老師都會到班上宣導，邀請大家多使用輔導室，但邱嘉綺也是第一次走進來。輔導室的地

上鋪滿巧拼，角落堆放著軟毛玩具和大球，牆上貼著大大的標語：「勇敢求助不可恥，健康快樂向前行。」她踩住後腳跟準備脫鞋，卻被一旁的老師制止。才發現辦公室裡的每個大人，都直接穿鞋踩在上頭。

「邱嘉綺同學嗎？這位是邱同學的媽媽對吧？」大人們有認識的跟不認識的，輔導老師低頭寫字，錄音筆閃閃發光。

「唉呀對啦我是伊媽媽啦，我給我們家這個猴死囡仔給大家會失禮啦。」阿水諂媚的攤開水果禮盒，旋即遭到制止：「邱媽媽不用這樣子，今天主要就是來了解一下事情的前因後果。」

「另外也有幾個問題想要請教邱媽媽，小孩子很多行為都和父母有關。」一個看起來沒這麼好相處的歐吉桑輕咳一聲，翻過手上的學生資料卡。

邱嘉綺從沒覺得自己和其他人有什麼不一樣，家長職業欄和很多人一樣都是填「賣東西」，她很習慣看阿水打點櫥窗的塑膠模特，忙進忙出地將東西拆封上架。直到導師把她叫進辦公室，桌上攤著一張不小心夾進聯絡簿的「廢紙」。

那種紙店裡一疊一疊的，上面有字又有圖，字她還認得不夠多，圖是幾乎沒穿衣服的大姐姐。空白背面吃不進彩色筆，畫圖時老是沾得滿手藍印子，難用死了。

「它為什麼沒有頭？」小學二年級的邱嘉綺好奇地盯著看，阿水用白鐵架撐起塑膠偶纖弱的腰肢，擺好後接上電。

「有頭的多可怕，晚上起床嚇死妳！」進貨的王大哥做了個鬼臉，檳榔嘴一咧就是血盆大口。

「我不喜歡它沒有頭，我的芭比比較漂亮。」邱嘉綺噘著嘴不甚滿意，雖然吳敏貞說她的芭比是盜版的，盜版的才會一直掉頭髮。

「為什麼要用紅繩子綁起來？」

「它是大閘蟹，不綁起來會跑掉啊。」

「你給小孩子亂七八糟講那個什麼啦。」阿水沒好氣的翻白眼，把「鍾愛一生」的燈箱推出來。

吳敏貞老愛炫耀她爸爸從國外帶回來的正版芭比，邱嘉綺好不容易有機會炫耀：「我家有大的芭比，只是沒有頭。」

吳敏貞果然不信，她們在放學後約好回去看，她們不敢穿過十二號公園，所以沿著窄短如幽門的老城區穿行。邱嘉綺很期待能證明些什麼，一路上蹦蹦跳跳。

「鍾愛一生」坐落於違章與消防通道間的畸零地，門口的「準備中」尚未翻面，彼時才下午一點，陽光透亮，外頭的招牌燈箱不需也不捨得開。女體沒精打采地支起胸前的隆起和交疊的腿根，赤豔豔的網和靜止的殼，色澤如蟹腹處青白而滲人。

真的沒有頭欸。吳敏貞謹慎地給出感想。妳等一下。邱嘉綺對這反應並不滿意，她跑進店，喀啦一聲打開電源，奶黃色的燈光從下腹處迅速填滿軀幹，塑膠表面一下子柔軟起來。

會發光欸。吳敏貞一下就嫉妒起來，但還是堅守著鑑定標準：沒有頭的也是盜版。邱嘉綺想想也是，不好

意思詭辯說沒有頭就不會掉頭髮，她悻悻然地關上燈，滿肚子光洩了個乾淨。

隔天開始，吳敏貞就不跟她說話了。

吳敏貞一下課就栽進那堆她們一起罵的臭三八，對她展示的貼紙簿視若無睹，她猜想吳敏貞可能還是很嫉妒，所以她寬容的原諒了背叛，跑去合作社買了包她們都喜歡的濃湯口味玉米球——如果吳敏貞還是不跟她好，她可以加碼幾張隨羊奶附贈的黃老鼠貼紙，明明她一直捨不得黏上貼紙簿。

「我媽叫我不再跟妳玩。」吳敏貞低頭寫著數學習作。

「她說妳們家那是不正常的店，要是我再去妳們家，就會變得不正常，還會被警察抓起來。」

妳媽媽亂說，我家才沒有不正常！邱嘉綺生氣地捶了包裝袋，玉米球煙火般綻放，灑在桌上、習作上和吳敏貞的頭髮上。正常的人放聲大哭，不正常的人拿著塑膠袋，絕望地想著零食掉地上多久後才真的不能吃。

臭三八們很快的圍過來，有的拿面紙，有的說要告老師。

升上中年級以後吳敏貞就會變成別班的人，邱嘉綺每次在走廊上遇到她，也就不用打招呼。

「通常我們處理上有固定的程序，我們也先諮詢了其他同學，基本上邱同學的行為部分已經釐清，不過這邊也想要再跟邱同學核對一次，看看現場是否合乎對方家長的投訴內容。」

「為避免雙方疑義，再次宣讀事件紀錄。六年七班邱嘉綺同學，於本學年九月十八日第三節下課，在教室內以手掌多次擊打林俊廷同學臀部，並以言語訕笑、羞辱，造成林俊廷同學身心受創，無法繼續就學，上述內容請邱同學確認是否與實際事實相符。」

邱嘉綺躊躇起來，覺得好像對又好像不對：「可是……」

「妳麥擱在那邊給我可是如果，有就是有，沒有就是沒有，妳給老師講，到底有還是沒有？」阿水不耐煩，邱嘉綺怕又要挨板子，只得點頭。

「可以請邱同學簡單描述行為動機嗎？」

「啊他就把屁股翹起來啊。」

「邱同學，之前輔導課時，老師有沒有說過，即使是同學，仍要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？未經他人同意，本來就不該隨意碰觸他人的身體？」

「老師，這就是小孩子在玩，不是只有查埔团摸查某团才算是性騷擾嗎？」阿水陪著笑臉。

「邱媽媽，妳這樣的觀念已經落伍了，現在這個年代裡不管男女，只要造成對方不適，就算是性騷擾。」輔導老師皺起眉頭。

「鍾愛一生」的招牌下掛著「未滿十八歲不得入內」，但邱嘉綺國小四年級就學會顧店。當阿水在樓上替阿坤擦拭身體，她就趴在玻璃櫃臺上寫作業，一邊看綜藝節目裡的美眉裝可愛，被加油棒抽打臀部。

片子都在第三排架子後面，潤滑液買二送一，東西拆封後不能退換。邱嘉綺活得像年幼的孟軻，本有機會變成歷史上的偉人。

初來乍到的看見櫃臺後的她都會安靜地退出去，熟門熟路後會寒暄幾句，邱嘉綺最怕的是那個撐著一條腿、不辭勞遠的榮民阿伯，他會氣勢洶洶的把塑膠盒砸在櫃臺上：「退貨。」

「我媽說東西拆了後都不能退。」

「妳們的片子都是盜版的，下邊兒瞧都瞧不清楚，什麼高清無碼，騙人！」老人嶙峋的胸骨在白汗衫臍著的領口下劇烈起伏起來。

通常阿水聞聲會趕緊下樓，她裡裡外外檢視了DVD的外盒，指著角落的凹陷說：「黃伯，你看這都給你弄凹了啦，是要怎麼退？」

「妳們盜版的東西還不能退？信不信老子叫警察來抓？」

賣片本來就是在執法邊緣走鋼索，先喊公權力的最大，最後以換貨和解，黃伯心滿意足的揀走了另兩片欲迎還拒的水手服。阿水罵罵咧咧，叫邱嘉綺去拿儲藏室的封膜機，未拆封瑕疵出售，至少還能回點本。

幾次後邱嘉綺就習慣了，這是心照不宣的默契，只要雙方合意是門租賃生意，那就沒有誰真的會吃虧。熟了以後黃伯和顏悅色許多，還殷勤地問她有沒有看過。

「妳有沒有看過？」升上五年級的才幾週，三個男生來向邱嘉綺搭話。

看什麼？邱嘉綺莫名其妙。「就那個啦。」瘦皮猴見她冥頑不靈，不耐煩起來：「就男的女的修幹啦。」

沒有啦，不要亂講。邱嘉綺明白過來，連忙否認。「騙肖欵，妳家不是開那種店？怎麼可能沒看過？」

一起來的副班長比較紳士，很客氣地問：「可不可以借？」

邱嘉綺很想插起腰叫他們不要亂講。但體育股長、副班長和最會打躲避球的瘦皮猴都向她虛心請益，她覺得有點飄飄然。

櫃臺底下有一大本被退回的瑕疵碟，剽竊回來的活色生香沒有保固，有時看到一半就滿屏雪花飄飛，阿水從善如流的回收，積存著當老客戶的滿額禮。

邱嘉綺趁阿水睡著以後，小心翼翼地擠進那狹窄的縫隙。她從中抽了三片，公平地分給了三個男生。一個禮拜後，她收到了兩份的感謝與僅只五分鐘的抱怨，但他們都約了下次，且不像平常一樣叫她大塊獸。

那是電腦課還在教註冊伊媚兒的年紀啊，他們都清楚資訊分享的可貴，隔壁班的聞風造訪，他們老實地排起隊來。邱嘉綺在雙方合意下做起了屬於自己的租賃生意，她普渡眾生分文不取，心安理得地像課本上的德雷莎修女。

「具體事件我們這邊已經了解，另外根據班上同學的說法，邱同學對於兩性關係的嚴重偏差認知，很多女同學表示，邱同學喜歡開黃腔，嚴重影響班上同學的受教權，這部分我們也要一併記錄。」

男人挺舉著肥碩的肚臍，白皙的胸體被恣意拗折，邱嘉綺從來不明白那擰緊的氣息是從哪處的器官中被擠兌出來，但她記下了那些顛三倒四的中文字幕，學會把生殖行為支解成詞彙，有學術的跟非學術的。

言語是有力量的。

羊群般的孩童被混入設計過的對白，敢說的人應該獲得加冕。邱嘉綺發現她只要隨便搬弄些臺詞，男生就會拍手怪笑。她是第一個學會吃螃蟹的人，只要朝池子裡扔飼料，滿池金鱗鑽動上竄，濺縹滿塘春水。

當同年級的女生還在含羞帶怯地說「那個」，邱嘉綺已經是無師自通的健教小老師。邱嘉綺覺得自己懂得的比學校的所有人都多，她得意的像是第一個登上新大陸的探險家，興沖沖地開始和男生們談起位置和感受，談起長短深淺粗細軟硬。游泳課後瘦皮猴攔在女更衣室前，不懷好意地抽動他那件鬆垮垮的紅色三角泳褲，良家婦女們尖叫走避，只有邱嘉綺敢朝他啐一口：「滾啦，小懶覺！」



世界因而變得很簡單，校園裡的每個成年人都貼有色情碟上的標籤，所有幸與不幸都歸因於床第。

「邱嘉綺，天氣觀察作業記錄不確實，再多記錄一週。」

「自然老婊子一定是老公外遇，整天欠幹才這麼雞掰。」

「邱嘉綺，昨天座位底下有垃圾，今天要留下來清板溝。」

「清你媽的乳溝啦，才一張衛生紙也要管。」

「邱邱嘉嘉嘉綺綺綺……」

閉嘴啦，你是雞雞折到喔。閉嘴啦，一大早就早洩喔。閉嘴啦。

邱嘉綺活得像個佛洛伊德，深信成年人的所有不順都是慾求不滿。她開口的時候男生們都會笑，不公平，林俊廷明明也在笑，明明也跟她一起講得很開心。

很多事就是不公平。

明明她跟每個同學一樣吃營養午餐，卻只有邱嘉綺的身體膨大，白花花地淹沒肋骨和骨盆。她試著弓起身子，無效，表皮底下的細胞豐沃如春泥。

「大塊獸！」男生老愛朝她背上甩巴掌，然後故意皺著眉直搓手：「唉唷整隻手都是豬油。」

其中瘦皮猴最討厭，他趁在走廊整隊時走過來，直接伸手托了托她胸口胖墩墩的熟麵糰：「吃這麼好，最近又『長大』了哦！」

她偷拿了店裡熱銷的完美曲線塑身衣，把花花白白的擰了個嚴嚴實實，沒多久腹股溝和腋窩就積滿了汗，

結果上體育課時中暑，在保健室躺了整個下午。

「才幾歲的查某团就學人家穿這什麼？卸世卸眾！」阿水氣得要命，罰邱嘉綺提水桶。

「手很痠啦！」邱嘉綺語帶哭腔，明明保健老師說回家要早點休息。

「就是要痠，妳都不運動，給妳減肥。」

彩券行外面拼著幾張象棋桌，邱嘉綺通常會在那裡找到阿坤。

幾個男人就著白藍鋁罐和長壽，意興昂揚的對著《齊天大勝》裡的女主持人品頭論足，阿坤的嚟門總是睥睨其間，就像他還站得起來。

「你們看這款騷婆娘，真正姣！」阿坤用力把鋁罐砸向楚河漢界，表情生動：「當時候恁爸走車，有一次八德路電視臺門口接人客，車門一上來就是這款騷婆娘本人，伊欸聲音，哇，軟綿綿運將運將欸叫，真正凍未條！」

「阿坤，你凍未條嘛無路用啊，你那只早著站不起來了啦！」運彩行老闆坐在高腳椅上，慢悠悠地呵呵笑。

「誰說的！」阿坤脖子上青筋畢露，粗著聲音說：「恁北以早佇咧華西街，遐小姐……」

「好了啦，恁查某团揣你回去啊啦——」

「幹伊娘，妳這支大塊獸，嘛予恁北失面子！」

「啊媽媽說叫你回去吃飯啦——」邱嘉綺很委屈。

「妹妹，最近生做比較成熟哦，幾公分了？」象棋桌的一個男人樂呵呵地問。

「一百六啦。」其實上次量是一六三，但邱嘉綺覺得女生矮一點會比較可愛。

「不是問妳那個啦。」旁邊有人插嘴，男人們哄笑起來，邱嘉綺搞不清楚他們在笑什麼。

阿水說去西寧的電子商場進貨，阿坤也跑不見人影，店裡又剩下邱嘉綺和沒頭的芭比。鐵皮吸飽了輻射，大人出門後冷氣遙控器一併失蹤，店內的空氣稠得像肉鋪上的豬絞肉。

正在她昏昏欲睡，門被推開，探進半顆梳得一絲不苟的中分頭，西裝革履的男人謹慎地咳嗽，看到櫃臺後的邱嘉綺又想退出去，邱嘉綺倒是很老練地問道：「要買什麼？」

一套三百九，三套一千元，拆封後不退換，這套最近賣得很好喔。邱嘉綺如數家珍，用撐衣桿把幾套情趣裝拿下來，中分男羞赧地審視著滿壁花花綠綠的亮片和繩索。有沒有清純一點的？他的聲音盡可能和藹，講得像是給孩子帶禮物的慈父。

他揀定了款式，把好幾套水手服和百褶裙都堆上了櫃臺，然後很不經意地問道：「這個一百六十五公分也可以穿齣？」邱嘉綺點點頭，阿水從不管尺寸諮詢，答案一律是可以。

中分男掏出皮夾要付帳，很突兀地問道：「妹妹幾年級了？看起來很成熟喔。」

「小六啦。」邱嘉綺把東西裝進塑膠袋，沒好氣地說。

「這樣啊，那跟我……」聲音戛然而止，多掏出一張紅國父：「幫家裡的忙啊，好乖好乖。」

邱嘉綺高興起來，她決定把它存進床底下生鏽的喜餅盒，離班上女生人手一張的「催眠show」又近了點。

阿水才不肯花錢給她買正版羅志祥，只肯在進貨時在電子街的騎樓給她揀兩張「大補帖」。她暗自許願中分男可以常常來，就像故事書裡的長腿叔叔，雖然中分男的腿並不長，就只比她高了幾撮頭髮。

「邱同學在性知識上的過度早熟和偏頗認知，明顯和家庭有關，可以理解邱媽媽獨力支撐家庭經濟的辛勞，但讓未成年人接觸性產品不僅違法，還會嚴重危害其身心。近期我們也會安排家訪，輔導邱同學正確的兩性知識。」很難相處的歐吉桑把資料封進牛皮紙袋。

「啊這樣會有什麼處罰？」

「邱媽媽，我們處理性平事件的原則是矯正同學的偏差行為，不是為了懲處。」輔導老師按掉錄音筆，推了推眼鏡。

「所以就沒事了齣？」

「後續當然還是要看對方家長是否提出賠償或道歉的要求，相關單位會再介入協商，今天只是來了解情況。」

邱嘉綺和阿水被推出門，才發現教務主任就等在外面，她原本蓬亂如鬚的捲髮無精打采的垂在肩上，像被踩踏了整個朝會的車前草。

「考慮到邱同學今天的情況，您也可以幫她請假，早點回家溝通。」

「不用請假啦。」阿水放開邱嘉綺的耳朵：「遮查某团，就是頭殼歹攞欠教示啦。」

午餐結束的鐘聲響起，邱嘉綺絕望地想起今天禮拜五，甜湯是底下結成一團的珍珠奶茶。上次有人說喝到塑膠，她因此可以多喝好幾碗。

林俊廷長得白白瘦瘦的，頂著又光又亮的西瓜皮，搖頭晃腦地捧著英文雜誌，發音比老師還標準，但他更

愛裝女生，瘦皮猴跟他老是在教室後面頂來頂去，雅滅蝶雅滅蝶地鬼叫。

林俊廷還很愛抱怨，抱怨讀盜版碟的時候他家的光碟機喀喀響個不停。萬一光碟機壞了怎麼辦？嫌貨的才不是買貨人，所以邱嘉綺也不客氣，對著他的腦袋瓜就是林龜頭林龜頭的叫，林俊廷倒是不以為忤，仍舊嘻皮笑臉的用食指彈她的胸脯。

所以當導師鐵青著臉走進教室說林俊廷今天開始請假，她真的以為他只是身體不舒服。健康課時老師有說過，遇到不舒服的事情要趕快離開並且大聲呼救。林俊廷沒有離開也沒有呼救，他學DVD裡的女演員扭腰擺臀，被她打的時候明明也笑得很開心。

「不好意思，有沒有水溶的潤滑油？」中分男有點困窘地搔搔稀疏的髮根：「車子要用的。」

邱嘉綺從善如流的從櫃臺下找出來給他，中分男像喜出望外，慣例多抽了一張紅國父，還刻意的殷勤起來：「妹妹功課寫完了喔？成績怎麼樣？」

邱嘉綺原本想翻個大白眼，但吃人嘴軟拿人手短，為了餵飽那只紅帽子喜餅盒，只好懶懶散散地回答：「還可以啦。」

倒數應該不算「還可以」，邱嘉綺對自己的詞彙能力倒是很有自信。

剛開店時，王大哥殷勤地拿來一大疊彩色打印紙，上面印著什麼魅惑迷人濃情蜜意，貼起來倒像川堂的中心德目標語。

趁阿水和王大哥出去批貨，邱嘉綺和對街的小姐姐相約探險，她們在店裡尋寶，當時「鍾愛一生」的一切都尚未泛白，架上色澤爛然的像糖果屋，一切都是可食用的。

「這怎麼唸？」

「跳蛋。」

「幹麼用的？」

「要接電。」

小姐姐要代表班上參加的朗讀比賽，正是搖頭晃腦的備賽期。她們一件件地拿起端詳，舉行著問答遊戲，快樂的像在柏油路上追逐的黃嘴八哥。

然後她們都聽到了，狹長鐵皮鋪子陰窄如徑，盡頭處是子宮，中年的胎兒被淹溺在排泄物裡，半溼的睡褲褪到膝蓋處，傷疤像條猩紅的大蜈蚣，緊緊咬著後腰不放。

「幹伊娘。」兩個小女孩正被尿騷味薰得睜不開眼，阿坤裸露的臀部如半張瘳瑟而扭曲的臉：「恁爸叫半天，妳是臭耳聾？」

他憤恨般扶著鼠蹊部，深紫色的眉眼可憐巴巴，沒半點脾氣。那光景像某個顛預的秋日，她在潮溼的土裡鏟到半條雞母蟲，圓潤肥短的軀軀掙扎了兩下，終究靜止，慢慢發黑。

「過來扶恁爸。」

「我不敢啦——」

「妳這查某团，敢是欠教示？」阿坤怒喝，想要撐起上肢甩她一巴掌，但他忘了萎縮的下肢，忘了車禍以後他就算不上是父親。邱嘉綺快要哭出來，小姐姐倒算沉著，她用指尖捏住一條毛巾，很謹慎地伸長手，想蓋住阿坤的恥丘。但手不夠長，毛巾跌在腿間，她也不敢去撿。

最後是阿水和王大哥趕到才解了圍，王大哥用浴巾捆住了阿坤下半身，要拉他起來，卻被阿坤一把推開。

幾週後小姐姐在訓導處前的走廊，抽抽噎噎的罰站。她朗讀的題目是二手義賣做愛心的跳蚤市場，可能是太緊張，在訓導主任走進來視察時不小心把「蚤」給讀錯了。

「大塊獸，那才是妳的便當盒。」坐在置物櫃上的瘦皮猴原本可以指著廚餘桶對她說，但他只是安靜的掃了邱嘉綺一眼，就繼續跟副班長聊數碼寶貝。

「你才拿吸管打手槍啦小雞雞。」邱嘉綺本擬定要這樣回嘴，但她的幽默無從施展，悻悻然地裝作沒事準備坐下。

「邱嘉綺。」

「你才拿——」

「班導找妳，叫妳下節課過去。」

班長像被嚇了一跳，說完就一溜煙地跑了。她的小腿細細長長的像筊白筍，邱嘉綺心裡很嫉妒：像這樣有氣質的女孩子，長大一定都會很淫蕩。

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當然，不是推卸責任，目前校方這邊——」教師辦公室裡，班導眉頭緊蹙，對著電話的另一邊連連點頭。

「老師。」邱嘉綺叫了一聲，班導沒抬頭，於是她又叫了一次。班導嚴峻的白了她一眼，又喂了好幾次才確定對方已經掛上電話，班導臭著臉雙手抱胸，很久才說：「妳跟調查委員講了什麼？」

「妳最好安分一點。」直到邱嘉綺絞盡腦汁的回答到第三次，班導煩躁地打斷她，她啃著指尖，原本光潔的指甲油，剝落成壁癌：「衰死了，為什麼偏偏是在我們班……」

我才衰死了，邱嘉綺覺得很不公平。班導私底下一定很淫蕩，才會擦那麼姣的指甲油。

言語是有力量的。

如果妳說了一個謊，就要用另一個謊來圓。

某堂游泳課下課前自由練習，邱嘉綺正在嘲笑瘦皮猴寬鬆的三角泳褲，瘦皮猴冷不防地回嗆：「講都很會講，啊妳是看過真的老二？」

「當然看過，我還……」

「還怎樣？」

「我早就給人家幹過了。」邱嘉綺還來不及想，脫口而出。

「騙肖欸，誰那麼不挑，幹妳不就跟幹豬肉一樣。」

「你才不懂，學長都說幹我很爽。」

邱嘉綺一下子就察覺到了，空氣變得很慢，大家目不轉睛地盯著她，像是期待下一秒她會噴火或是吞劍——她突然有點飄飄然，靈感一個個浮起，每條謊言信手拈來。

國中的學長有個很好聽的名字，還沒畢業就騎機車，老愛在週末約她去「萬年」看MTV，趁螢幕上的激情畫面手來腳去——邱嘉綺說得繪聲繪影，說得連自己都信。她還細心地挑了一間越過華江橋的國中，好確保不會被拆穿查無此人。

「他的好大。」邱嘉綺吹噓的樣子像牛蛙：「比片子裡的都大，當然也比你大。」

瘦皮猴的眼睛瞪得好圓，很不服氣又說不出話。



「騙人。」邱嘉綺的初體驗對象存活不到一週，臭三八的其中一人就盛氣凌人的在早自習時舉報：「我表哥就念你說的那間國中，根本沒有妳說的那個人。」

「我記錯了，不是那一間，他們制服很像，所以我一直記錯。」放羊的孩子含糊其辭，但村民們不會相信了，他們沒看到他們想要的，於是用石頭把孩子砸死，心安理得回家去。

「妳要是欠幹，可以付我錢。」林俊廷對她掀起臀部，大家都哈哈大笑。

邱嘉綺不完全在說謊，她至少看過一隻陰莖。一隻活生生的、有脈搏的、不懷好意的陰莖。

和螢幕裡的不太一樣，它條條陳舊的橡皮筋，繃緊每一條皺紋，悲壯的像是在忍耐著些什麼。

「妳有沒有看過？」

那天是沒有預兆的，黃伯挑完了片正要離去，順口問了才知道她沒看過，也不允許她推諉客套，很好心的把短褲和內褲捲在一起褪下。

那個午後聞起來像是冰箱裡過期數月、破殼滲出的蛋液。電風扇持續運轉，每轉一下都發出嘎嘎的異響，它把氣味攪散，均勻地填滿整個空間，叢雜蜷曲的毛髮中長著一張紅通通的、含羞帶怯的臉。

「俺這支大得很。」他得意的像青春期末結束：「妳要不要摸一下？」

空氣熱烘烘的顫抖，被攪開的氣味如肉莖般膨脹，粗糙地撐開鼻腔，哆嗦著不說話。

「有人在嗎？」當黃伯溫和地握起她的手，門口有人在喊。那是中分的長腿叔叔，想問上禮拜買的衣服要怎麼扣上。

黃伯善良地逃走了，兩週後他若無其事地回來，賠罪似地請她喝「津津」蘆筍汁。

「好不好喝啊？」他笑得像半截尚在蠕動的雞母蟲。

阿水左手提著兩大盒水果，右手揪著邱嘉綺的耳朵。

地址得訊於阿坤跑計程車時的老同事，但一樓的警衛不知道「林俊廷的同學」是誰，又堅持她們不配履踐大廳光潔如鏡的大理石地，所以她們只能站在外頭的人行道上等。

學區是很奇妙的，戶政事務所把畸零地違建和內附三溫暖的新大樓圈在一起，把看過陰整的被告和聖誕晚會表演小提琴的被害圈在一起。如果他們能夠再公平點，那什麼都不會發生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正當邱嘉綺眼巴巴地盯著室內的冷氣，一臺計程車在大門口停下。車門敞開後伸出一條未經勞動的腿，那是電視裡才會有的媽媽，髮絲飽滿得像海倫仙度絲，接著是林俊廷，他紮著領結，低著頭抱著琴盒。

「請問，您就是林俊廷媽媽對嗎？」阿水諂媚地迎上前。

「你們怎麼知道我們家地址的？這是侵犯個資。」林俊廷媽媽皺起眉頭，用鼻尖掃視她們。

「沒有啦，真歹勢啦，就……」

林俊廷媽媽扯過林俊廷的胳膊，就邁開步子走進大廳，阿水還來不及轉頭罵她大塊獸，趕忙尾隨上去。

「不是啦林媽媽，今天來是給你們會失禮啦，這是拉拉山的水蜜桃……」

「邱媽媽，根據法律規定，在調查結果出來前禁止雙方家長在私下接觸，妳不知道嗎？」

「有啦有啦，老師有給我講啦，但是……」

「知道就好，和解的條件會再通知你們，在那之前我不想浪費時間。」

「毋是啦，這是阮查某佢佢林同學欺負，就想說齣……」

「邱媽媽，妳到底想說什麼？」林俊廷媽媽在電梯口前停下腳步，很輕蔑地橫了她們一眼。

「我是想說，這件事情不能就我們私底下解決啦，阮翁沒頭路，遮查某佢……」

「邱媽媽，妳們家的狀況，不關我的事。」林俊廷媽媽按了電梯：「我已經查過了，妳們要開那種不要臉的店，自己小孩顧不好就不要出來禍害其他同學。」

「什麼叫不要臉？」阿水突然氣憤起來：「我們做小生意，不偷不搶，什麼不要臉？妳遮瘸婆就沒共人相幹過？」

「邱媽媽，麻煩妳注意一點，不要在我兒子面前講這些。」

「啊佻佻就是你佻佻翁幹出來的啊，還是你共別人偷生的？」

「瘸婆，妳知道妳這樣我可以告妳毀謗？」林俊廷媽媽的臉上突然浮起一抹憤怒的潮紅：「警衛！警衛！還不把她們轟出去？」

「什麼毀謗？臭雞掰咧，都生佻了還在怕人家講……」

啪的一記清脆的耳光搨在阿水臉上，阿水大怒，摔下水果禮盒就要去扯林俊廷媽媽的頭髮，林俊廷媽媽尖叫，高跟鞋和舊布鞋一起糾纏著摔倒。

林俊廷驚恐地退後，大廳的警衛連忙過來，嘗試分開兩個女人。林俊廷媽媽無名指上的鑽戒纏住阿水蓬亂的頭髮，阿水跨坐在她一條腿上，另一條腿胡蹬亂踢，踢翻了水果禮盒，拉拉山的水蜜桃四下奔竄，在光潔如鏡的大理石上砸出攤攤汁液。

邱嘉綺突然覺得此景似曾相識，她想到某次瘦皮猴談論著教務處新來的實習老師，不惜躺在地上演繹一條缺水的彈塗魚，林俊廷順勢跨坐在他身上，忘情地扭腰。她突然很想咧嘴笑，她朝林俊廷看過去，但林俊廷沒看她。

不服從的公民從合法的住戶身上扯離，警衛固定住阿水的雙臂，她兀自亂踢亂蹬，滿臉口水地罵。林俊廷媽媽的頭髮已經不像海倫仙度絲了，她惡狠狠指著阿水：「瘸婆，妳死定了！我一定——」

突然之間她發現了一個剛走進大廳的疲憊身影，尖聲叫道：「老公！老公！打給律師，我要告死這個瘸婆！」

「算了啦。」邱嘉綺還沒來得及打招呼，中分男在邱嘉綺和妻子之間來回掃視，囁嚅著。

「什麼算了？」林俊廷媽媽不敢置信：「這瘸婆打你老婆，她們家的破麻女兒性騷擾你兒子，你說算了？」

「回去再說啦。」中分男攬住兒子的肩膀，轉頭不敢看她們。

「什麼回去再說？」林俊廷媽媽的嘴角抽搐起來：「你現在是怎麼樣？拿幾個臭錢回家就了不起了？老婆被人打都無所謂了？」

「好了啦。」中分男哀求似地看了邱嘉綺一眼。

「好你媽的。」林俊廷媽媽撿起半顆完整的水蜜桃，然後在中分男頭上捏爛：「你這個死娘娘腔，嫁給你是我倒楣，連老婆都保護不了，媽的死娘娘腔。」

「邱嘉綺，天氣觀察作業記錄不確實，再多記錄一週。」

「自然老婊子一定是老公外遇，整天欠幹才這麼雞掰。」

邱嘉綺活得像個心理學家，深信成年人所有的不順遂都來自於慾求不滿，深信所有幽默感都來源於器官。她開口的時候男生們都會笑，她突然很想用力地笑一笑，當林俊廷一家消失在電梯前，她突然有股衝動，想朝著他的後腦勺叫一聲林龜頭。

一切都安靜了下來。

不再有人向她借雪花翩翩，不再有人跟她聊姿勢聊長短深淺。邱嘉綺試著在課堂裡接那些關於器官的諧音眼，不再有人笑，也不再有人對著廚餘桶問她吃飽沒。所有同學都有了默契，她好像也變苗條了點，以前其他人老愛嫌她占空間，最近也不說了。

幸好沒幾個月就要畢業了。她安慰自己。

「對方家長撤銷投訴，小組委員這邊裁定下來，邱同學只需要接受性平教育就可以了。」教務主任聲音輕快，那頭捲髮又精神起來：「主管機關也說不用繼續調查處理，可喜可賀。」

「臺北的家長都不好惹，小孩子也都搞不清楚。」

「對啊。」班導眯著眼欣賞自己剛擦好的指甲油：「幸好沒幾個月就要畢業了。」

林俊廷回來學校了，只是他轉到六年七班上方的六年二班。「我喜歡在上面。」如果林俊廷還同班，他可能會擠眉弄眼的這麼說。

「他媽要讓他去念延平，聽說管超嚴。」邱嘉綺聽到瘦皮猴和別人說，那升上國中就遇不到了。邱嘉綺原本是這樣想。

那天她照例一個人回家，剛買完冬瓜茶，然後看到林俊廷揹著小提琴盒，坐在馬路邊的擋路石上。轉班以後林俊廷就變成別班的，邱嘉綺第一次單獨在校外遇到他，猶豫著要不要打招呼。

「嗨。」邱嘉綺還是走上前。

「嗨。」林俊廷仍舊頭低低的。

「你在幹麼？」

「我原本要上小提琴。」林俊廷勉強笑了笑：「但老師重感冒，他說聯絡不上我媽，叫我自己回家。」

「你有要去畢旅嗎？」邱嘉綺發現自己沒有和林俊廷聊過普通的話題，好不容易才擠出一個問句。

「沒有吧，新同學都不熟啊。」林俊廷低頭看著自己胸前嶄新的名牌：「而且我媽一定不會讓我去。」

「我也沒有。」邱嘉綺不知道要說什麼，用力吸了口冬瓜茶：「反正也沒有人要跟我睡同一間，幸好沒幾個月就要畢業了。」

「對啊。」

既然兩個人都沒有要去，話題戛然而止。

「妳之前借我的那片。」正當邱嘉綺想著要說再見，林俊廷突然說：「我還沒還妳。」

「喔。」瘦皮猴一直盧她說要看的女教師，邱嘉綺找來找去找不到，原來是在林俊廷那邊。

「我媽發現我看片，她生氣起來真的很恐怖，所以我說是妳逼我看的，還說妳打我屁股。」林俊廷說得很慢很慢：「光碟被我媽折斷了，所以沒辦法還妳。」

「沒關係啦。」邱嘉綺聽到自己說，她也不知道自己在說哪邊沒關係。

兩人又再度沉默起來，邱嘉綺突然有了一股衝動。

「要來我家看片子嗎？」

他們穿過十二號公園，公園一隅被綠鐵皮圍起，長椅上躺臥著好幾個尚在呼吸的老人。其中一個好像是黃伯，但他沒有看邱嘉綺，只是很疲憊地打著哈欠，探手伸進泛白的褲腰，懶洋洋的撓掏著什麼。

他們在夾在違章與消防通道間的畸零地前停下，門口的「準備中」尚未翻面，彼時已近黃昏，陽光已透不進店內。外頭的招牌燈箱壞了一半。權充女體的塑膠偶從脅下和腿跟處滲起黃斑，身上那一套水手服，和中年男上次買的恰好是同款。

阿水可能又進貨去了，阿坤應該在獎券行吹牛皮，家中靜悄悄的沒人。邱嘉綺領著他上二樓，樓梯老是像要解體般嘎嘎作響，林俊廷乖順地跟在她屁股後。

老電視螢幕裡面雪花下得更大，穿著洋裝的漂亮女人對著鏡頭友好地微笑。

「喜歡用什麼姿勢？」鏡頭外的男人用聊天氣般的口吻問道。

「果然還是騎乘位呢。」漂亮女人用食指抵住臉頰，故作沉思後笑逐顏開。

空氣像是被擰緊的抹布，黏膩的像要滴出汗來。邱嘉綺突然想起中分眼鏡緊閉的雙眼，水蜜桃的汁液沿著他稀疏而頑強的髮梢滴落，把眉毛擰成一條一條，活像出演著某齣滑稽而怪誕的整人節目。

「接下來換妳在上面吧。」鏡頭外的男人走進鏡頭。

「我喜歡在上面。」林俊廷突然說。

兩個孩子大笑了起來，笑得很用力很用力，連眼淚都流了出來。

作者介紹

江陵

江陵，本名江彥儒，臺灣大學中文系畢。

評審意見

鍾文音

用小孩子嘉綺的視角帶出一個在校園被霸凌的小孩的獨特個性，她不討好且還常帶著自我揶揄，敢於和嘲笑她的人對撞，但卻又不知何以自己要被這樣對待。寫出小孩世界的殘酷性，又從孩子眼中帶出成人世界的惺惺作態。真實而草莽，直接而不閃躲，犀利中帶著哀傷。

我覺得這篇小說雖看似過於戲劇化，但裡面的對話與小孩的敘事視角是不好寫的部分，因為無法單靠文字來推動小說，而必須想方設法讓所有的人物都上場，可說這篇小說是直奔人物而去。

當然這類小說很容易暴露缺點，因為沒有文字包裝，而人物又設定在一個老舊情趣用品店的空間，容易走向套路。所幸，小孩的視角救了整篇小說，將被霸凌的痛苦與成人世界的扭曲慾望逐步撥開，細說道盡。

身體成了他們唯一可以抗拒被歧視的擁有。

結尾是亮點，將小說帶往詩意。從大人打成一團的世界又回到兩個小孩的目光，大人難以原諒彼此的事，小孩卻只是大笑地看著片子，世界對他們仍既殘酷卻也新奇，彷彿發生過又沒發生過。